“反家暴联盟”让她们远离拳头

嘉定成立首个反家暴庇护所——嘉家幸福暖心驿站

□ 董菁琳

当王山（化名）用凳子砸向张笑（化名）的胸部时，张笑心里默默祈祷这场家暴能尽快结束。

张笑被打了 10 年，忍了 10 年。虽然每次家暴后，都是丈夫王山痛哭流涕地下跪求其原谅，可每次道歉后不久，往往又因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，王山再次向张笑挥起拳头……这一次，王山的施暴将张笑左胸两根肋骨直接打成骨折。

经过对案件情况的审慎考量，嘉定警方向王山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，当地妇联、民政、公安、法院等多部门将这起案件纳入反家暴干预流程。

今天，上海市第十五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开幕，本报获悉，上海妇联 5 年来与综治等五部门联合建立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机制，与法院联合在全市设立 19 个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，为超过百万人次的妇女姐妹提供各类维权服务。

今后，像张笑这样的“弱女子”将获得来自妇联、综治等各部门和团体更多的帮助和支撑，帮助她们远离家庭暴力。

嘉家幸福暖心驿站的休息室内安置了两个床位，可以让受助者与陪同的志愿者一起居住

直击

家庭暴力告诫书背后的故事

张笑回忆，王山第一次向她施暴时是 10 多年前的一个雨天。那天吃完午饭，王山把她拖到院子里，一拳打在她的鼻子上，当时“血水、泪水和雨水流在身上，又流在地上，和着泥，成了泥水……”

因不断地忍让，这 10 年来，王山不断地向张笑施暴，施暴后又抱着她痛哭道歉，道歉完后不久又向她施暴，施暴完后又是道歉……进入了一个几乎让她绝望的死循环。

王山给张笑造成的伤势，让嘉定公安分局马陆派出所决定对王山采取强制措施。但是基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，在张笑本人的哭诉请求和王山的再三保证之下，派出所解除了对王山的强制措施。经过对案件情况的审慎考量，派出所向王山发出了家庭暴力告诫书。

此后，王山仍继续殴打张笑，并对其实施经济控制，生活必需的开销及看病治疗的费用都拒绝支付。为保护自己人身安全不再受到伤害和威胁，2016 年 6 月 21 日张笑向嘉定区妇联求助。

嘉定区妇联收到张笑的求助后，当日便启动了反家暴联盟危机干预机制。6 月 21 日中午，嘉定公安分局、区妇联、区法院、区民政救助站等负责人经过商议，公安部门负责验伤及证据固定；法院立即联系立案庭，对人身保护申请立案审查；嘉定区妇联和项目组联系市妇联，安排紧急庇护和心理疏导；民政救助站积极联系市救助中心，给予帮助。通过联盟会议的危机干预处理，让张笑暂时回归了平静的生活。

本报获悉，2016 年，嘉定成立了由妇联、民政、公安、法院等多部门组成的反家暴联盟——嘉家幸福维权联盟，大力推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（简称《反家暴法》）实施，积极探索形成嘉定区家庭暴力案件干预流程，做到家暴案件“路路通”。

2017 年，在《反家暴法》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，上海市人大副主任薛潮和市妇联主席徐枫一行调研嘉定反家暴工作，举行《反家暴法》监督调研座谈会，表示全市要推广嘉定模式，进一步在全市形成家暴干预主体多元化、干预职能全面化、各部门相互衔接配套的多机构合作干预机制。

首个

“暖心驿站”为受家暴者提供温馨港湾

2016 年 3 月 1 日，《反家暴法》正式实施。这部法律也把家暴这个隐性但又十分普遍的现象推到台前。当年，新华网援引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，中国 2.7 亿个家庭中大约有 30%存在家庭暴力，有 16%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，14.4%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。每年约 40 万个解体的家庭中，25%缘于家庭暴力。特别是在离异者当中，暴力事件比例高达 47.1%。

就在《反家暴法》颁布实施 2 周年的 2018 年 3 月 3 日，一个设备、功能齐全，按照《反家暴法》的要求进行设计的嘉定区反家暴庇护所——嘉家幸福暖心驿站（简称暖心驿站）揭牌成立，正式启用。

暖心驿站设在嘉定区救助管理站内，单独辟出一块场地，总面积达 50 多个平方米。主要由接待室、疏导室、体验室、休息室、监控室组成，另外还配备储藏室、卫生间。受助对象（也可以是家属、社区工作者等）来到暖心驿站后，首先要进行身份等信息登记，填写入住申请书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也会填写相关情况信息，所有受助对象的隐私信息都将受到保护。

据嘉定区妇联兼职副主席金婉仙介绍，暖心驿站专门辟出疏导室，对受助对象进行心理疏导。疏导室相对私密，以给受助对象心理上的安全感，便于志愿者对受助对象抚慰、疏导情绪，缓解其压力。

暖心驿站的工作人员透露，“根据以往接待家暴女性的情况来看，她们在遭受家暴之后，多数处于紧张、焦虑状态，很难对事情进行理性思考。”因此他们会在疏导室安排心理咨询师、社会工作者、律师等专业人员与庇护者进行沟通、交流，平复受助对象的情绪，使其回归理性，协助引导其找到自信和解决问题的思路，达到让其自助的目的。

为了保障受助者在庇护期间的人身安全，暖心驿站安排专门人员进行陪伴，暖心驿站内设立了 24 小时监控。金婉仙透露：“有些妇女遭到家庭暴力之后，思想容易偏激，甚至采取自残、自杀等极端手段。暖心驿站有了公安的协助监控，能够实时查看入住人员的生活情况，确保其人身安全。房间里还多安排了一个床位，可以让陪同的志愿者或是受助者的亲戚朋友一起居住。”

释疑

为何要设立庇护中心？

在启用暖心驿站前，嘉定区妇联曾遇到这样一起案例：妇女赵玲（化名）在家受到丈夫的殴打施暴，无奈之际，赵玲申请了庇护救助。由于当时嘉定区还没有设立独立的反家暴庇护所，嘉定区妇联向市妇联求助，将其安排到市庇护所庇护。但因市庇护所远离嘉定，对其开展干预工作存在诸多不便，经区妇联协调，赵玲回到嘉定区救助管理站接受临时救助。

金婉仙说：“当时我们还没有建成专门的反家暴庇护所，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，虽然赵玲成功得到暂时庇护，但当时我们和赵玲辗转奔波的那一幕幕，还时常浮现在眼前。”

通常，遭受家暴的妇女要走出困境，一般只能靠自我救助。这种救助不是报警就是申请离婚。可是报警之后，可能还会继续遭受家暴，而离婚又需要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还会反复遭受家暴。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遭遇家暴后渴望寻求第三方的介入和帮助，可见，反家暴，仅靠家庭成员自我救助是不够的，还需要“他救”。这也体现了成立反家暴庇护中心的必要性和现实性。

本报发现，暖心驿站是一个拥有多种功能的独立空间，给暂时无处安身的受暴妇女免费提供临时庇护救助的场所。金婉仙表示：“暖心驿站会对自愿接受救助和庇护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区别对待，不同的情形给予不同的心理疏导，并且提供免费食宿等服务，最大限度地给予受暴者精神抚慰。”

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，金婉仙亲耳听过、亲眼见过、亲自辅导过的家暴案例不下数十起，不少女性在家暴中被丈夫打得无家可归。“有了区内专门的反家暴庇护所，今后区反家暴联动机制将会运作得更为顺利。”金婉仙说。

困境

取证困难导致处理难

很多家暴案例中，不少受暴妇女并不想以求助来解决家暴问题。究其原因，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传统的“家丑不可外扬”观念所致。市民王女士表示，多数人都觉得遭遇家暴是件丢脸的事，一般不愿向外人倾诉，如果寻求帮助也会首选亲戚朋友。

“如果进入庇护中心，需要申请、登记，这就等于把‘家丑’对外宣扬了出去，而且有一种与施暴者彻底对立的感觉。”王女士认为，有些妇女虽遭遇家暴，但顾忌到父母、孩子，还是对丈夫抱有幻想；若进了庇护中心，相关部门介入，这就意味着与丈夫彻底决裂，担心如果处理不好，将来回到家，可能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施暴。

对于家庭暴力，现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仍停留在“家务纠纷”层面上，认为两口子打打闹闹是正常的，劝劝就可以了。这种观念导致律师向受害妇女亲朋邻居取证时，他们含糊其词，甚至拒绝作证，造成取证困难。由于家庭暴力事件隐蔽性较强，通常家暴发生时，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场，现场无他人证明，受害人往往不注意收集证据，使得受害人难以提供充分证据，导致处理难。

此外，家庭暴力的处置涉及多个部门，但现行法律对各部门的权责规定还不够细化，相关部门如何联动也没有具体的流程规范。虽然，目前嘉定区初步探索出了一套家庭暴力干预流程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，尤其是在家暴案件取证困难的情况下，如何界定是否家暴特别是精神暴力、如何界定是否符合庇护条件、公安及村居如何更好地协助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等问题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。

布置温馨的嘉家幸福暖心驿站